

妻子的长发

■王旗

我和妻子是高中同学。那时候，她坐在我前面两排的座位上。每天上课，除了讲台前的黑板和老师，我能看到的，就是她那两根短短的“锅刷子”，整天在眼前晃来晃去。

高考结束，我考取了一所北方的军事学院，她则考上了南方的一所大学。大二的那年暑假，在同学聚会上再次相见时，她的“锅刷子”已经变成了如瀑如墨的秀美长发，女性无限的柔美韵味惹人注目。我盯着她的长发看得目不转睛，她则害羞得低下头一句话也不说。就这样，我们恋爱了。

大学的每个假期回来，我最开心的事就是约她出来，到江边散步。她挽着我的手臂，头轻靠在我肩头。微风吹来，她的那根长发拂过我的脸颊，一阵诱人的发香便扑面而来。这是一个心中有爱的年轻男人最醉心的时刻。在我的眼中，那丝丝长发汇成了情的海洋、爱的风景，是我最为骄傲的所在。

接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她成了一位军嫂。我俩一个在家乡的银行上班，一个在海军某研究所工作。分居两地的日子里，让我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妻子那一头迷人的长发。我把她的照片放在枕下，每晚睡觉时仿佛都能闻着她的发香。

前几年，为了完成一项重要的军事科研项目，我连续1年半没有回家探亲。待项目完成后，我再见到妻子时却大吃一惊：她那一头让我魂牵梦绕的秀美长发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过分“利落”的短发。我急吼吼地问她是怎么回事，妻子淡淡地回答：“没什么，长发太难伺候，洗个头发得半天时间，再说我也想换个新造型。”

“可这个新造型实在不怎么适合你啊！”心心念念的长发不再，让我倍感失望。妻子看出了我的不快，安慰我道：“我的头发长得快，过不了多久就又长长了，到时候保证还是你喜欢的样子。”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了一些，可一看到短发的妻子，还是感觉别扭。为此，善解人意的妻子特地去买了顶假发戴在头上。看着她歉意的笑容，我隐隐觉得，妻子似乎对我隐瞒了什么。

一再追问下，岳父岳母终于透露了一个让我惊讶的事实：一年前，妻子突然查出患上了乳腺癌。知道她担负着重要的任务，她坚决不让亲友将此事告诉我，一个人奔波在医院治疗。那飘飘长发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化疗中一簇簇掉了的。直到我回家前，她才刚刚长出新的短发来。幸运的是，因为发现得早，癌细胞已经被有效地控制住了。

那晚，我揭去妻子为我而戴的假发，轻抚她那一头有些刺手的短发，眼眶不由得红了。妻子则像劝慰一个孩子似的，幽幽地对我说：“不哭不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就是那一头长发吗？等我把头发留长了，就去部队看你。你的长发‘仙女’很快就会回来的。”

那一刻，我的眼泪再也止住。心里的话翻涌了许久也没说出来：“无论你有没有长发，永远都是我美丽的妻。”

本版图片制作：林德渠

美丽家庭

“白马秋风边睡上，杏花春雨十八盘。”2018年年底，CCTV-7《军旅人生》的影像讲述中，一位戍守祖国北线边防最偏远哨所“十八盘”的老班长汤正兵和妻女被风雪阻隔的团聚，让许多观众流下了感动的热泪。如今，又到春暖花开的季节，相聚“十八盘”的路，有没有好走些呢？让我们借由他们的故事，走进值得致敬的戍边军人家庭——

相约杏花春雨中的“十八盘”

■胡良荣 嵒于海

方向盘在手上，油门在脚下。3月中旬，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三级军士长汤正兵的妻子张秀林载着女儿涵涵，在春节之后进了山。

倘若江南，此时天地间已潮湿温润，烟水空蒙，早有了春天的迹象。而她们要去的长白山余脉，十月飘雪，四月解冻。历经长达半年的严寒，一个又一个界碑才在春天的融雪中显现出来。这里，矗立着北线边防最偏远的哨所，因高低起伏、盘盘绕绕的山路共有56个弯，超过90度角的有18个，因而得名“十八盘”。

这座独处山顶的堡垒，距离边界线只有80米，管控的16.84公里国境线都蜿蜒在山背顶端。在这里，树木和冰雪是统治者，周围罕有人迹。

在这个戍边人心中的苦寒之地，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汤正兵却长成了一棵“常青树”，一待就是12年、4000多个日夜。

冰雪封裹的十八盘，是小涵涵记忆里的童话王国。因为那里的一草一木和沟沟坎坎，总是吸引着爸爸不回家。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就像妈妈张秀林一样，明白了爸爸这份深沉情感是什么。从连队出发，顺着盘道往上走，坡度渐渐隆起，水流消失，两旁山峰却未降低落差，保持着严峻的面目，植被增加带来的生机，又渐次归于乌有，被寒冷窒息。

到哨所的道路两年前才硬化，虽然绕了一点，但只要不是大雪封山，就还能上得去。山上依然是冬季湿寒的气息，背阴处残存余雪，阳光还没有恢复热力。不少地段的路面被雪水的凝冻占据，留下一道道深深浅浅的冰辙。车子攀上最陡峭的落差，继续爬过几道弯，终于看见高耸的哨所。

张秀林掐指算算，从第一次踏上这条21公里长的蜿蜒山路，已经有10年了。这10年，是女儿最宝贵的成长时



光，但丈夫基本缺席；这10年，也是丈夫驻守“十八盘”的最美岁月，可一家人却鲜能相聚。张秀林第一次上“十八盘”，是那年的腊月。对怀孕3个多月的她来说，这段旅程，与其说是探亲，倒不如说是探险。十八盘处处是弯，1米多深的积雪经常把路阻断，张秀林上不去，汤正兵也下不来。后来，连队协调来了推雪车。推雪车往前推一段，拉着张秀林的皮卡车就在后面跟一截，龟速前进。凛冽的山风钻进皮卡车，张秀林的衣服、鞋帮很快就结满了冰霜，一种透心的寒冷迅速包围了她。21公里，整整从早上走到晌午，小两口才得以相见。

那几天，“白毛大风”呜呜着刮个不停。处在山尖上的哨所孤立无援，单薄的彩钢房顶被一阵风猛地掀开，房顶上的积雪扑灭了正等着煮饺子的炉火。没了盼来为汤正兵和汤正兵只好和战友们一起蜷缩挤靠在椅子上，度过了大年夜。可大风大雪吓不退张秀林对丈夫

的思念。涵涵3岁的那年年关，张秀林带着女儿再次坐上了北去探亲的火车。那时时节将至，火车很少晚点。汽笛拉得足足的，每一个站点都像整装待发的士兵，一秒都不得延误。路仿佛没有尽头，火车在寂静的夜里奔驰。猛然间抬头，张秀林看见轻盈的雪花正漫天飘下，地面上铺了厚厚的一层，在灯光的照射下像极了鹅黄色的毯子。她的心头随即一紧：“哎呀，又下雪了，会不会上不去啊？”

待列车到站，天地间早已被雪线连成了一片。路上，到处是人们踩出的“雪窝窝”。盘山道已经封闭，张秀林只得带着涵涵在连队接待室住下。趁巡线归来的空当，汤正兵赶忙拨打连队的电话找妻子。电话那头疲惫却温柔的声音，让他一阵阵心酸。

汤正兵也想过，只要顺着一路风雪下山，就能见到他思念已久的妻子和女儿。然而，一场更大的雪接踵而至，不仅阻断了给养车的道路，哨所取暖所用的煤也被覆盖。作为班长和哨所最老的兵，此时他如何能走得开呀！望着漫天的大雪，张秀林也在心中无数次祈祷，祈祷自己能与汤正兵久别团聚，女儿也能见见爸爸的“真人”。可老天偏偏不作美，洋洋洒洒好几天，雪花依旧簌簌地下着，根本没有停的意思。夫妻二人盼望的团聚时刻，迟迟没有到来。

眼见自己十天的假期只剩下最后两天的张秀林的心越来越焦灼。涵涵握着一块旺旺雪饼到处问爸爸的情景，刺得她眼睛痛。而咫尺天涯不得相见的煎熬，也正一阵阵撞击着汤正兵的心。夜间执勤的哨位上，汤正兵看着漫天的雪花在探照灯的光影中旋转飘落，带着彻骨的冰凉，像极了心中的风暴。

终于还是到了离别的时间。连队门外的雪又积了将近一尺深，战友们在路口躬身扫雪，免得她们母女走路打滑。大家都有些消沉，张秀林把带给丈夫的杏干、话梅和雪饼都分给了大家，然后抱着涵涵来到操场，朝着“十八盘”

的方向挥泪告别。走下哨位的汤正兵，接到了山下战友打来的电话：“汤班长，妻子和涵涵离队了。他们在操场的雪地上给你留了言……”战友的话成了那天夜里汤正兵的梦：那是一大一小两行在厚厚雪地上踩出的脚印，脚印勾勒出4个大字——“我们爱你”，静谧而安静。涵涵4岁的时候，跟着妈妈又上了“十八盘”。张秀林本以为这次可以和汤正兵好好待几天，可没想到刚到哨所孩子就发起高烧。两个人守着涵涵坐了整整一宿。次日，见孩子高烧不退，为了不给汤正兵添乱，张秀林只能选择下山。望着刚来就走的妻女远去的背影，汤正兵心里疼了又疼，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

这年春节过后，张秀林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上边关！她辞去了老家的工作，先是来到了连队驻地，后来又几经辗转，终于在距离哨所最近的县城安顿下来。用她的话说，“要在山下望‘十八盘’”。

这一望就是6个春秋。6年来，“十八盘”哨所的条件依然很苦，可日益完善的政策制度却让戍边人感到心暖。按规定，汤正兵可以每半个月回家过一次周末。节假日，妈妈也能带着涵涵看望爸爸，探亲没有以前那么艰难了。

跟叔叔们一起唱歌、打乒乓球、下围棋……涵涵每次的到来，都让哨所充满欢乐，母女俩也爱上了“十八盘”的一切。每次来，涵涵都喜欢去哨所门口看那幅用山石拼成的巨幅中国地图。已经是四年级学生的她明白，胸怀祖国，就是爸爸和叔叔们坚守在这里的意义所在。

涵涵爱好美术，她画过爸爸，画过解放军叔叔，但是还没有画过四季轮回的“十八盘”哨所。涵涵告诉爸爸，下次再来时，她一定会带上画架，好好把“十八盘”上杏花春雨的美好画下来。

岁月悠悠，衰老只及肌肤；牵挂逝去，孤独便至灵魂。不会在嘴上说爱的奶奶，还像年轻时时候，坚持守望那条绵延向远方的路——

等待

■王焱塔

家人

许是年纪大了，对于别人提醒爷爷不会回来的事实，奶奶置若罔闻，只是不断地絮叨：“老头子去哪儿了？我还在等他呢……”

去哪了？我们都知道。里屋的墙上还挂着爷爷的黑白遗照，但奶奶却从不觉得爷爷走了。

风卷花落，她说是在喊她；雨落窗沿，她责备他吵闹；电视彻夜未关，她怪他记性差……她爱搬个小马扎，坐在院子里等爷爷。这习惯，从青丝养到白发。

爷爷年轻时去当兵，奶奶扯着他的衣袖不放。他让奶奶熬好烧酒，等他。老家闹匪患，爷爷领着部队去端土匪窝。她担惊受怕，天天倚着门框，等他。1998年长江抗洪时，爷爷帮着武警官兵挨家挨户地搬柴拉米、抢救伤员。他让奶奶锁好房门，安稳睡着等他。

如今他去了，没有再让奶奶等他。可奶奶却固执地守着一亩三分地，喂着鸡鸭狗，收拾床铺细软，等他。其实她早就知道爷爷已经离去，供桌上的供品、香炉里的香火，她比子女照看得更用心。可他是她心扉的一扇窗，任寒风吹去关上。

父辈说，我与爷爷年轻时七分相像，一样的身量、短发、瘦削。一穿上军装，气质里更有了几分模样。

奶奶看着我，时而清醒，时而又糊涂。清醒的时候，我伏在她膝下，就能听她颤巍巍说起当年。那年爷爷要上战场，奶奶含泪跟邻居借来面粉，蒸了一屉窝窝头，全都给他带上。打完仗回来时，爷爷陪奶奶逛街、裁布、买糖，一起准备了一桌好菜。在桌上，爷爷趁着酒兴，把自己的英勇反复地跟她讲。

今年春节休假，我也像爷爷一样，陪奶奶赶集、扫除、买新衣。她高兴起来，就把那首《藤缠树》反复地吟唱——“连就连，你我结定百年。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歌声里，她亲自将腊肉、香肠洗净切好煮熟，配着自家散养的老母鸡和地里经霜的青菜，烹饪成我记忆中熟悉的味道。

饭桌上热气缭绕，她看着桌对面的我，时而叫老头子，时而喊我的乳名；时而说起爷爷的旧事，时而问我单位的情况。我一一应着，全家在旁补充着、帮衬着，过着爷爷走后，我第一次回家的“年”。

这几年，穿着军装的我总是如鸿雁南飞归来，又如蜻蜓点水般离开。就好像当年奔赴战场的爷爷，留给奶奶的，是难以触及的身影和那句简单的等他。年年岁岁，儿孙之中，只有我在收获着她的等待，也只有我在辜负着她的等待。

岁月悠悠，衰老只及肌肤；牵挂逝去，孤独便至灵魂。不会在嘴上说爱的奶奶，还像年轻时时候，坚持守望那条绵延向远方的路，等待，等待。

挥手与她告别，看她的身影逐渐浓缩成一个墨点，最终在老家的山水中化成一张画卷。我在心底说：“奶奶，请继续等待，等我回来！”

其实，奶奶始终在等待的那个人是爷爷还是当兵在外的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等待，无论是爷爷还是我，都明白。



扫码阅读更精彩

这份军恋“薄”礼，请查收！

■陈鹏

“到了单位才有时间好好看，我怕在动车上笑起来，别人以为我是傻子。”把这两行文字发到朋友圈时，刚刚结束休假到部队的第77集团军某旅炮兵营排长刘科良配满了“九宫格”：一张张手工制作的卡片上，粘帖着他与未婚妻周宁的各种合影，手绘的“可爱风”花边点缀其间，各色荧光笔写下的谐趣文字让人忍俊不禁。

一时间，点赞的人蜂拥而至。有人调侃：“说恋爱中的人是‘傻子’，科良和周宁也不能免俗呀！”有人艳羡：“这就是找到了对的那个人的样子。”这就是军恋，苦，甜的时候也能醉死人啊！

刘科良戍守海拔3200米的雪域高原，由于偏远的驻地物流十分不便，所以该旅官兵休假归队时，总是会为战友们带回生活必需品。看着刘科良的背囊和行李箱都已经塞得满满当当，而自己给他买的土特产却一件也带不走，周宁心里有些难受。她寻思着，得准备点别致的礼物，既不增加科良的负担，又能在一

整年里倍热爱人的心。

周宁是一名基层办税员。自从2016年和刘科良恋爱后，在一个又一个四季轮回中守望和期盼，就成了这个单纯善良的姑娘的情感常态。终于盼来了刘科良今年的休假，两人人依据当地风俗，为一对情侣举办了简单的订婚仪式。就在这难忘的“订婚假”里，两人爬上山巅看雪，钻进厨房煮煮、漫步乡野探秘……而这所有浪漫温馨的点滴，都被周宁悄悄定格在了手机里。

想到这里，周宁有了主意。她将和刘科良一起拍的合照整理出来，挑选有意义的制作成卡片，并配上情调小文，就成为一份分外窝心、盛满爱意的军恋礼物——

回忆起刘科良求婚告白的场景，周宁写道：“有一个刘军官，情商很低，不怎么会做饭，选的玫瑰花束有点老土，但我还是答应了他。因为，这是独属于我的仪式感。”

因为常年在干燥的高原地区工作，刘科良喜欢随身带着1.5升容量的大保温壶，这款“牛饮装”超大水壶曾周宁侧目：“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后来，这个水壶其实我还有点小喜欢，里面总有热水，让我喝着暖暖的。”

想到未婚夫常年戍守在严寒、大风地区，“笨手笨脚”的周宁也学着织起了冬日围巾。“大学还曾笑话过室友的类似行为，现在发生在自己身上，也自认打脸。人生中的第一条围巾还未完工，但一定会出现在刘军官的脖子上！”

周宁的世界里，正在出现越来越多刘科良的印记：“我妈问：这谁买的？我答：他买的。这呢？他买的。那呢？他买的。这些呢？他买的。我身边你买的的东西越来越多，期待你慢慢填满我后面的人生。”

连那次雨后弄脏的“情侣泥巴鞋”也让周宁难忘：“穿上这双鞋（方言读há i），我就是这条街（方言读gā i）最靓的仔（方言读zā i）。不论什么样的路，有你牵着、护着，我都能迈过去……”

军恋的长情，不在朝朝暮暮，却在真情实意。对于刘科良而言，这一张张卡片好比一颗颗“红豆”，寄托相思，饱含爱意。他的行李箱很小，装不下更多的战友所需；他的行李箱很大，装进了爱人满满的祝福与期待，也装下了高原军恋那份平凡与伟大。

两情相悦

本版图片制作：林德渠